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夏

○武林沈烈女傳

予聞之節婦十有九真烈女百無一假蓋節可飾而烈不可飾也嘉女貞者動輒引栢舟詩爲案然夷考共姜靡他控母但以死自誓實未嘗死也而人褒稱至今矧真實抱痛而死如沈烈

女者哉烈女世居仁和平安里于所生爲第二女其父名皇恩寔甚鬻線餬口其母 氏其翁臬椽以於潛人僑寓省城其許聘待嫁之夫爲俞國柱業儒未就以療疾亡歲在丁卯其締婚之初年在天啓壬戌其往奔夫喪斬衰哭踊成禮而留侍姑嫜者凡兩閱月其復返母家坐小樓不下而縞且齋焉爲主爲位如慕如疑每食必祭未嘗傾刻忘者殆兩年所其畢命之期在

崇禎己巳三月二十日夜其所以迫急而投渠
之由蓋冰人作伐將以三月二十二日復受他
姓聘故其慟不欲生繫俞氏姻書與其夫之主
于祖而夜啓後扉自投于渠者耻也勢也非名
也其乍見衣浮水面而驚而父母始覺知者爲
乘流之舟子其死未幾屍卽僵起而所繫姻書
猶不濕者馮夷之顯其異卽烈女之耀其靈也
其生長窶家而知書解大旨自幼矢志貞惓惓于

罔極之未報深以爲憾蓋夙有慧根且有先見
焉其死之次日所僦居忽傾壓而其親入山殯
女幸獲全無恙豈烈女孝感所致抑天心曲爲
呵護不欲泯其貞耶予里中慣毓偉人褚僕射
以忠著唐史可考 國初王項兩僉憲以清顯
其子甚至鬻菜求活直指憐而周之遂欲疏攻
直指歿之日紙衣就木其苦節如是好事者相
傳爲忠清里今百餘歲後復有沈烈女云予以

廉直罷官不媿鄉先達幸與烈女同里同姓復
生同其時又幸未先朝露而猶及爲烈女立傳
是亦一奇也

人但知武林有西湖特因白蘇得名耳竟不知
天下爲西湖者十四自武林而外一在順天府
玉泉山下 一在鳳陽府潁州 一在開封府許州
一在鄆陵 一在歸德府睢州 一在汝寧府城西
翠花亭待月臺側 一在成都府崇慶州 一在叙

州府富順縣一在福州府城西南一在漳州府
龍溪縣一在潮州府治西一在瓊州府治西一
在桂林府治西凡十有三處

孤山一在順天府通州一在順德府內丘縣一
在永平府撫寧山海衛一在常州府靖江縣一
在揚州府泰興縣一在廬州府城東一在杭州
西湖中一在青州府昌樂縣一在萊州府濰縣
一在四川行都司凡十處

古人祿厚故貴者必富遂以晏嬰爲儉公孫弘
爲詐而惜福之旨昧矣反曰沽名今人祿薄甚
至有郎署十年而逋負未償者債帥之外又有
債紳其寃也乏養廉之資絕仕貧之路隄防一
決不盜賊其心豺狼其面蹊整其慾不止也
人于諱死之念獨深七十歲人聞六十歲人物
故曰彼自不永年耳二十歲人聞三十歲人捐
館曰世間短命能幾俱不念及于自己真可哀

也至于岳飛誅而韓世忠懼雖有我之念亦塵
世之悟也惟范蠡去而文種留則我相安在
鶴未必盡羽化也人概呼爲仙鶴猶狐狸未必
盡成精也人概呼爲狐狸精每于物多恕也至
于人亦有爲聖賢者而人與人相與未嘗曰此
聖人也此賢人也類同則忌恒情哉雖然狐狸
盜日月光華吸男女真炁有修鍊之術其成精
宜也鶴則何有吐納導引非所諳也能經鳥伸

非所習也而亦得仙者或傍真人之丹鼎竊其餘以蛻骨或海外有不死之藥與草與菓幸而食之得以長生故曰近朱者赤非虛言也

聖主不貴異物則史冊不紀物之形狀色澤亦不傳于後世萬曆間予親見上苑有五色鸚鵡且善舞又有純紅者純白者舉朝絕不以爲異酉陽雜俎載唐玄宗時曾有五色鸚鵡張燕公上賀表稱爲時樂鳥亦陋矣哉

卓王孫一財虜耳其墓尚留崇慶豈非以文君
故歟文君一奔女耳其名直傳至今豈非以相
如故歟古今人惟文士爲不朽耳倉公精于醫
其名不藉女以彰其身則藉女以保緹縈與木
蘭俱非凡人在丈夫中不多得也

唐薛濤一妓女耳家浣花溪旁以溪水造十色
箋後世相傳爲薛濤箋由此觀之不但功名節
義借文章翰墨以傳卽釵裙之流亦借文房一

脛以不朽耶

變化之端不可意揣雀入大水爲蛤說者曰念所注也腐草化螢壞麥化蝶亦豈草麥有念射注于螢蝶乎天下事有深求而反失者此類是也然則何居予謂此卽濕生化生之說無他旨也

儒生不閱內典不知宇宙間無所不有覩天問招魂諸篇遂以爲怪遂以爲誕妄未必然之事

此亦夏重之疑冰也楚人尚鬼其所指巫咸巫陽蓋實有是職實有是人豈孟浪語乎

春者春容之義秋者擎歛之象祝壽者當云千春節而反云千秋節舛矣豈白帝司令金母持權正萬寶告成之候歟

秦始皇帝所鑄金人十二董卓毀其九符堅毀其二但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夫毀九猶欲存三也毀二猶欲存一也人心好古念

舊卽廢之中存不忍盡廢之意在賊臣草寇尚
然矣祖龍焚書猶存卜筮醫種等書周易幸而
無恙董符見解畧與之同聞諸故老金寶之屬
入水土者數千百年必當出世不終埋沒此陝
河金人不知何代復出世也然亦神物不可力
取強索聽其自然在滄桑變換時乎不然予言
又添一重罪案矣

朱晦翁二十二入仕七十致仕其生平所著經

書集註綱目等編皆宦途所述者今人任優自不肯學耳反藉口無暇予欲改離騷二字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期信二字改作懶學可謂曲肖人情

盧照隣以居喪過毀而得惡疾投穎水死蓋孝子哉駱賓王作檄討武曌思恢復有唐宗社兵敗赴水死蓋忠臣哉王勃躁妄貽累及親楊炯僚刻竟歿宦邸非盧駱等倫直才名埒焉耳說

者徂裴行儉之品題遂概謂文人無行悲夫予
閱世久而稔知史不足信或王揚傲骨招忌史
所短之之詞撫于飛語訛傳未必皆實錢歛譬
閭里美人物故凡一切妬婦醜姬知與不知極
力詆之而後快也

尺之爲赤也歲之爲遂也莪之爲財也非古人
好奇乃錄者鐫者之悞也今人大信古而云古
字通用恐後之視今展轉訛錯不特魯魚亥豕

已也此惑從來無人剖破皆腹太空心太虛之故

歛乃音襖藹或以爲潮中人泣舜之餘聲或以爲操舟者動搖櫓聲未知孰是

夜夢一縫掖譚鋒楚楚云有人于此但取一事之名而餘皆不顧未可盡信也醒而記之其說亦尖

楊升菴著異魚圖贊細按之鯢鯉鯽鱸石首鰕

鰻鱓俱民間日用之物未嘗異也豈好事者詭托升菴哉抑升菴別有見耶

古人有有意之事而托諸無心者如雪夜訪戴終于不見或偶有所觸不欲見戴亦未可知而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皆微詞也蓋晉人秉極窄而僞作達類如此亦有無意之事而彼此附會飾說欺世者如周子窓前草不除本僕懶所致而云恐傷生意豈真情乎蓋宋人事事物物

要歸到理上此一代之魔障也

閏月無所着落以前十五日屬上月後十五日屬下月此曆家強解之說非心所安猶調停世事者各認一半是也

擬古樂府擬古詩十九首此最可笑譬優孟之肖叔敖道學先生之摹尉繚張朱縱偏真祇供鼓掌若猶有毫髮未做處不畫虎類狗哉人但知字臨帖爲書奴竟不知詞壇擬古亦詩奴與

文奴也去效顰幾何

暑月齧竈雖緘封極密而蛆伏焉蓋蠅所產也
自外乘內伺釁而入故善爲子孫營窟穴者莫
若蠅而蛆之于鑽刺則天性也子叔疑其鼻祖
哉

省會之地不因有府學遂無縣學順天應天乃
輦轂之區而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邑獨不設
立學校豈重首善意乎

孟敏墮甕而不顧孟嘉落帽而不變千古以爲
美譚然當時士習如斯廼識也非力也妄加以
鎮定之名非善觀史者也

解紛救鬪不可過激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
稽康爲師不速康死乎夫成均廼賢藪也何無
識一至于此壹似有深怨積怒于康者條此中
傷計耶

爵秩有無意得者石祈子不沐浴佩玉是也姻

親有無意得者王逸少坦腹東牀是也命數既定方正可風流亦可否則作意爲之祇供人一番描寫耳

智永習書以退筆藏大簾中復瘞之曰退筆塚夫下簪墮履或哭或悲蓋無意倏失者耳退筆則棄置之餘也何珍惜若是豈其減獲所爲若果出自智永本念覺胸中未必洒然

晦翁註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葫蘆語

也匏瓜無口安能飲食况植物無不繫者何獨
匏瓜盖匏瓜乃星名也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
繫此但以象麗天不能採而烹之以適口子引
此以喻有名無實者爾卽詩人所云南箕不可
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意也學者察之

仕途文移以上行下其詞曰仰如仰府仰州仰
縣之類甚至有不當仰而仰者骯髒吏受之氣
輒不平予爲解嘲古人曰仰以觀乎天文曰仰

不愧于天、曰仰不足以事父母、則凡仰我者、皆天我、而父母我也、卽不然、高山仰止、亦山我也、人至于爲人所仰、何德可銷、而顧愠之、懟之、皆不明仰字之義也。

禮記卷之六 祭義第六

古跡有極誕者、如囚堯城是也。夫堯爲天子、分誼誰敢囚舜爲聖人、情理安忍囚况堯廼謚也。死後之魂尚追尊之、顧繫其生前之軀哉。

道推三皇功、推五帝秦政、合之曰皇帝、伊尹爲

阿衡周公爲冢宰新莽合之曰宰衡所見相似
然後世仍皇帝之號不仍宰衡之稱者政令終
莽凶終也

支公之鶴翎翮旣長卽便飛去不顧雲龍山人
孤山處士皆放鶴而鶴復來歸不異歐公之縱
囚也豈鶴亦解人意爲避趣耶予園所養鶴每
夜時東南隅巽方候月亦一竒也

總一讀書人耳市井刀筆玩弄之而有餘神奸

桀黠吞吐之而不足非市井刀筆其伎倆反出
神奸桀黠上也一爲士君子所忽一爲士君子
所疑其心思有用有不用也

已巳歲嫁女治粧琢銀匠不屑與描金匠同飲
食據愚見此二匠絕無低昂然自生區別如此
亦異矣哉進賢冠下所相與者非必盡科目也
士氣寬而工量反隘爲之一慨

人性介動靜間太枯稿則不活潑太塵勞則不

寧謐與人接物一槩倒屣而迎非也一槩杜門而謝亦非也夫人物亦種種不齊矣有當日日見者有當五日十日一見者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週歲一見者有當終身不見者涇渭混淆何名爲士

婦女粧飾逐歲一新而作偏自蘇始杭州效之以達于東南兩閩粵川貴等風靡南都效之以達于西北而魯燕秦晉等風靡此豈有檄文期

會媼妣傳宣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率五年
乃克週遍所始之地厭棄已久所效之地摹仿
方新大可笑也古有劉夫人粧初終不改蓋女
中之傑哉。

人身耳目口鼻皆有實用迺若無用之用其眉
乎眉能徵情憂則攢眉畏則低眉喜則揚眉急
則蹙之燃眉整則比之列眉美人作態則曰顰
眉才子修容則曰畫眉人而無眉不成其爲人

矣五倫六藝之外有所謂詩文者亦人世之屑乎至今日而蛾眉付諸烏有可勝悲愴

丁卯九月朔飲葛岷瞻先生于小園蓋答其中秋之酌也秦水部慮回席且畏吾譚鋒托疾不赴葛問及時局予曰東林屈極必大伸三朝要典必毀板惡璫必磔附璫者某某必敗至初二早而新主登極之詔下半載後快心之政與予言一一符合乃知異術不必嚴管世味外人

早了了矣是年八月十四日楊政平同張希仲
詣予言別相與感嘆時事予曰非藩邸繼統必
不能翻局楊曰其在 信王哉予曰勢太迫急
期不遠矣未兩旬得 龍飛之報何覆射若斯
神也長安有李 皇親者 神考所自出也逆
璫無端馳東致謝云聞汝爲祖爺建生祠耳李
實無此意然懼禍不敢不建特不請 旨不懸
額但增塑一像以土垣界之側隣東嶽廟璫敗

同治庚午冬

陸運時縣志

不實於負

且公之也

此其莫敢

加也

其意存且

其意存且

卽刻毀像爲泥撤去其垣懸額曰天醫祠人服其先見嗚呼豈進賢冠下智不及一戚睨哉

滕邑白蓮教猖蹶時有孝廉張還白者諱綵篤行君子也賊過其門相戒曰此張聖人也毋輕犯之且絕糧之際反有所餽盜賊蓋良心未泯哉此與飲幸秀才酒事相類賊平張亦不因此蒙謗乃知魯俗之厚雖大壞極敝時猶存周孔遺意所以致此者可深痛也長人者能不任其

咎乎已。已京察張聖人。以酷褫爵。七國之卷

漢功臣白三傑外。功無踰樊噲者。沛公入關意欲止宮休舍。果爾則資羽以口實。其時進諫卽還軍霸上者。噲與良也。鴻門危急。幸脫虎口者。亦噲與良也。噲功高。使擊盧縮。時帝已病甚。復信讒而令陳平卽于軍中斬之。幸平有妙用。載與俱歸。而緩其勢。不然噲與縮合謀。事有不可知者。其時韓彭已死。孰制之乎。此高帝臨終亂

命最失策處也

鈎弋之誅有鑒于呂雉耳。呂雉後來作用皆高帝所不料者。其胷中絕無防之之意。使帝以思預防。必有所以處之矣。英雄之辟。又係創業。豈經生家廢嫡易后。亂常變古等語。所能束縛哉。說者紛紛揣摩俱隔一膜。帝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反者。豈若耶。濞之言曰。寡人年六十。親自督軍。則此時僅十歲耳。

帝何自知之、周勃已老豈能留至五十年後扶危定傾、而云安劉必勃帝蓋慮孝惠之懦疑不能鎮撫其社稷而有他虞焉、不指吳濞亦不指呂雉也、若憂呂之危劉而卽以安劉之人對危劉者言之、高帝不若是之愚也、大率儒生議論祇供有識者一笑、

韓退之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果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

釣樞觀此詩則韓公之不愛客不好士自吐俱
招矣人情趨熱始慕而歸之如鶩者終忌而嫉
之若仇貶竄之漸已釀于此

仲尼稱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鄙滅文仲則曰
知柳下惠之賢皆不言其爲聖人而聖之自孟
氏始仲尼聖不自聖地位太高故不輕以聖之
一字容易加人孟氏眼底看來聖人太多亦揣
已衡物而心服之耳

蕭何安所試而識韓信之爲大將信亡而躬自
追之蓋真知灼見其才也如論力則受辱跨下
乃至怯人也豈何亦知兵法而暗與信合遂器
之耶非也世間不知醫之人頗多而具慧眼者
良醫庸醫一見立決何知信亦猶是已

閩中鄉紳述其邑城隍之靈自爲人時已具辯
才或難之曰天有耳目乎曰有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有口乎曰有天何言哉有鼻乎

曰有上帝居歆有手乎曰有天方授楚有足乎
曰有天步艱難以人之耳目口鼻手足一一配
合于天而取証于經傳亦頗解頤

觀玉者必于其瑕玉可假瑕不可假也所謂觀
過知仁者是也王旦不諫天書是其瑕也遺命
削髮披緇以殮一片苦心令人惻然宋人必欲
求其無瑕則自孔孟外無一箇完人矣

管公明清酒三升助其譚鋒宋子京女伎列侍

資其史筆。如是則才情始得自豪。蓋寄托于此。非惑溺也。自古文人無不喜譚者。胷中意見不發舒于口。則腹脹欲裂。苦無良友接譚。而庸愚驚聞高論。又不領畧。不得已而操筆記之。又恐傷時觸忌。姑托諸評史。以寄其憤悶之氣。通其鬱塞之懷。蓋猶服藥瘳病。而不知者以爲好名。以爲勞于著書。亦可哀也已。譬病者飲黃連湯。三歲孺子疑是蜜汁。欲奪而嘗之也。

門可羅雀
通無俗物
曰俗

林泉死灰無可取利處則過門不顧反曰彼寡
交也及曰彼性傲也及曰彼不和于俗也及曰
彼難相與也嗟乎進賢冠下據要津者豈人人
延攬人人攜謙人人同俗而易與乎亦必有孤
介如予者而其門不羅雀也世俗趨利者着着
踏實着着落空不善藏其身也善藏其身者于
閒處留神此無用之用也

街坊說古者至曹劉交兵處雖婦人女子亦知

左袒玄德至岳秦構隙處雖市井小兒亦知切齒檜賊半是直道半是習心若謂盡出于直道乎則何以范陽人呼安史爲二聖也若謂盡出于習心乎則何以長安石工不肯鐫姓名于碑末慮玷清議也治邑者鄉約講解乃切要之務而豈迂乎。

邳交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罪不獨殺漢使已也陳湯擊斬其頭功鉅矣妬功者誣以矯制之

罪腐儒法吏合喙攻之竟以代人作章奏下獄
徙邊不復再振悲夫漢法邊功陞賞頗厚而獨
苛于湯至爲人代筆自潤猶不相容豈盡恭顯
咎哉皆匡衡陰賊之故也。衡爲宰相起家經術
媚璫妬功其念一也。

常惠之節爲烏孫所盜自以辱國當誅竟封長
羅侯蘇武禿節效貞十九年如一日位止典屬
國漢賞厚薄任意何嘗有定衡哉由此觀之史

筆亦然矣內徇一己愛憎所爽者少外徇通國
是非則滿盤皆錯全局都差試就目前諦思而
稔知史不足憑也此手晚年有獲處也

疾之足以死人者甚多而發背弱症皆無活理
事之足以亡國者甚多而暴虐昏庸總無興機
乃知漢桓靈晉懷愍唐肅代宋徽欽只一味昏
庸便可亡國何必暴虐如桀紂而始錄訖哉
卜式助邊說者曰此巧于買官者又曰此以中

武帝耳皆非也。式既得御史大夫，仍持論駁蓋。鐵船筭欲烹弘羊，夫式以心計起家者，其所爲與弘羊不異，何疾之深也。此式之微諷也。人主好大喜功，則財賂必詘，財賂詘而富民不自保矣。故先以利嘗之，後以言利之非動之，然必備位九列而始正言高論，則主不疑，式之超識，不但愚漢君臣，且給後世文士矣。嗟乎！使石季倫而悟此也，何至以財自賊哉。

太平廣記撫發塚事有棺器皆朽而屍如故者
豈非以水銀殮歟男猶可也女體裸而爲惡少
所窺辱莫大焉百計經營祇供百世後椎埋者
之一盼亦愚且痴矣死欲速朽殆謂是耶

侯嬴之計善矣其知人之明則古今未有闕者
知如姬之必不負恩而肯爲竊符知如姬之不
輕泄其謀不私請于王以憤其事知信陵之用
兵足以破秦存趙而不虛殺晉鄙知晉鄙之必

疑不奉命知朱亥之膽與勇合必不當機退怯
凡此皆其知人之明又皆其所嘗熟籌者也然
微邲鄆之役逢時處勢數子者安能各自建豎
以垂名後世哉

四公子推信陵能得士祇因侯嬴一人起見遂
謂其有識竟不知侯生所以報信陵者專感其
不以衆人待已也他公子所食之客寧無如侯
生者存卽有奇謀不屑告矣以常情揣之猪豕

所聚騏驥耻與同槽亦未必果有侯生存也予
謂戰國人可從祀孔廟者無踰信陵竊符救趙
得聖門之權養士有別合聖門尊賢之等近世
待山人墨客但取法孟嘗君不學信陵君前輩
却不如是

唐人以詩擅譽者惟崔姓特盛又皆一門五代
至宋寥寥無聞豈前此菁華太洩故耶大率漢
文人不嫻于詩唐詩人不嫻于文惟本朝人

有兼之者漢之李陵、唐之韓愈、柳宗元，其兼之者也。宋則蘇氏兄弟亦能兼之。

大曆十才子其子孫以官顯者惟李端、錢起、盧綸三人而已。餘則天者弗嗣者纍纍也。本朝有中原六子，惟王世貞子王士騏登進士位。至吏部尚書，即餘則天者弗嗣者亦纍纍也。

或問六畜性情有勝人處否？曰有四民九流以至婦寺，莫不自負殊尤，與儕偶迥然懸絕。惟雞

顧開府語

李湘州云尚

無江陵碑

三月我輩在

以爲江陵三

之

自晉月

皆足括大甚

即世多爲大司

以爲

猪不然此人不加物之大凡也

萬曆丙午丁未間詞臣負盛名者顧公天峻湯
公賓尹物望翁歸真所謂高門且開流水接軫
也未幾被彈家食群起而攻之兩公竟幽鬱林
泉二十餘年相繼物故吾成均師李公騰芳爲
顧所累然爲人坦朗無怨之者後位至太宗伯
朝紳合喙薦揚吾中式大座師朱公延禧爲予
述曩時光景沈公濯已晉秩論德矣與顧同年

性喜者程曰

沈氏日日

卷六

二十四 初集

一季有任司馬
不情故入此見

印

印

印

同官意欲扳附訂期携尊及門與之一談屆期而往自旦至暮守候良久竟不得見而歸蓋其時九列言路絡繹不絕密語移晷不得其間故也沈與隸各出懟語此亦敝衙門異聞也予曰沈公世家名士自待不薄顧何故鄙夷之耶朱曰顧以經世自許嫌沈骨力卑弱故外之耳朱師與湯同乙未榜與沈相繼大拜湯顧目中豈復有朱沈哉而未路若此殊非意料所及是以

六日去時情
回但有極

深心大力之士。不露機鋒。乃能究其作用。先侍
御曾有言江陵作編簡時。喃喃不出諸口。人以
爲易與。而容之。後之詞臣。其以顧湯爲楊園之
道乎。己巳四月廿一日識

或問情面何法可去。曰此衰世之症候也。場屋
亂則宗師徇情面。舉措亂則上下司彼此徇情
面。人主不可恃。則三公九卿各徇情面。巡方者
採訪于豪右。于匪人則郡邑長吏徇情面。皆恐

其他日修怨也情面二字必君相協心乃能去之與諸臣毫無關涉

客問簞簋不飭至今日極矣何法整之曰非古人皆貞今人盡黷也有故焉蓋迫之以不得不墨也州縣長吏初有討缺之費不討缺則僻遠寒陋如同貶竄既有到任之費携挈十口就道千里水程治裝猶省陸路資斧無筭况家屬有二三十口者路途有四五千里者貧儒筮仕既

無冊術勢必借京債以充之重息厚償二月新
絲五月穀有司初選等筭獨此苦誰則知之巡
方入境有討薦之費不討薦則父母無封官評
不羨必有後患給由有謝薦之費不謝薦則袞
褒未幾彈墨隨至大計有朝覲之費同年同鄉
新舊勢要及會試諸友各有帕儀卷資之餽俸
踰四年有留部之費全以銀之多寡爲官之美
惡雖吸髓剥脂以橫取于民而囊橐自潤者蓋

無幾矣况逆瑞時又有捐俸之令又有助餉助
工之條雖夷惠處此豈得有廉名乎

客問銓部與臺省得之既難則挽回積弊豈遂
無豪傑乎曰彼自有彼之苦非我所得知也大
廈將傾一木焉支徒爲躍冶金無益也清執而
敗者予多見矣

但不及見調家

臧獲不靈主人所不能攝者二事一司閹一司
酒客之來也居亭有願見者有厭見者蠢僕或

古

不善酒之僕

清且淡飲之

飲之則下效

作

拒或通意與之左既不能先期預訓又有不可
明言者酒之寒溫因時宜隨容性既不能一一
調適偏于美醕乾沒獨多擬于未登筵時先以
惡酒饜之則客至時已醕醕不省人事矣是二
者極難主人代攝又無此體必得高美之客自
已排闥而進于尊前稽核醕醕可耳

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而言及于死無不怖畏者
何蓋人自朝至夕自幼至老但思作家但思做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七 初集

今子孫因考
以不懼考

官但思子孫成立而絕不念及于死。譬諸秀才
終日應酬嬉遊絕不念及于考。一旦考牌頰下
骨驚毛悚如何不懼幸而寬限兩三月將經書
溫熟將臭爛時文記得幾百篇其氣轉豪勃勃
欲試偶因他故忽改試期于來月。則必有鬱鬱
不樂之色。總此士耳何前懼考而後憂不考也。
祇因胷中無備有備起此二情死亦然矣凡人
精神于



精神于

二端

加意

者

皆

刻

刻

念

及

于

于

于

于

于

于

于

于

死者也。是人死去。縱不生天。亦叨冥職。斷不若
人世賄賂公行也。若然者何怖于死。縱使閻羅
寬期。未必遽樂。若謂死後茫茫無知。此自諱短
之言。卽此語已落黑獄障矣。王教聖人豈皆謊
謊哉。予行年五十七書此。自箴非敢箴世也。已
巳四月朔識

宋有詞而無曲。元有曲而無詞。皆詩之變體也。
詞到精切處。比詩更難。

清平樂二調

春冷梅遲

春分前後試看梅和柳臘盡冬踰猶數九何故
淒其相守。○去年此際梅殘只今悄悄餘寒漫
道困人天氣。未能止渴先酸。

久踈良友。花杳君知否。林下詩人忻載酒。風前
乍拋黃綬。○百年強半眉攢尋驩且趁居官莫
待衰遲行樂。那時追想長干。

蝶戀花二調

傷逝

幽汶泉臺何日曉、一夕長眠塵土相圍遶、欲寄
音書冥路杳、夢中惜別魂歸早、○龍性難馴朋
類少、遙想荒丘宿草啼哀鳥、意願生平嗟未了、
蒼天不使英雄老、

在世行藏原潦倒、知己無多文酒交情好、一般
驩喜同煩惱、牢騷怨氣頻頻道、○誰料浮生難
永保、四望青山埋恨猶嫌小、疇昔分離嗟草草
與君尚未傾懷抱、

意難忘二調 西湖災異

蘇白遺芳嘆年來堪厭滿地庚桑神君舊尸祝
闌寺陡祠堂將進酒更燒香世界成何樣宦興
濃樞衣跪拜敬謹稱觴○休嗟嗣續難昌這諧
臣媚子盡是兒郎閒宮千萬所愛子兩三行腰
間繫白勝黃捧溺又何妨慚負了湖光山色豸
繡金章

世態炎涼感生祠拆毀能不悲傷碑文曾有字

廟貌倏無標。初作偏繫司。房患夫鄙夫。賜翻效。
尤哉冠博帶。斑舞翔翔。○閒評節俠無雙。這呈
羞露醜。悔恨難忘。身名空敗壞。富貴在何方。黃
緣事命主張。滅穀等亡羊。白日間無端。蟒玉清
夜思量。

日月所以不取厭于人。而時時願見者。光景常
新也。雨然乎哉。亢旱驕陽見之。乍喜曰。靈曰。甘
日。時尋常零注。則威額攢眉稔苦之矣。我輩見

賢豪長者如見日月見一番有一番識見矩矱
議論種種動人見庸愚鄙夫如見滂雨而日業
已可憎語言又復無味顧以天道言之精明時
多陰晦時少以人類言之庸愚鄙夫多賢豪長
者少生斯世也居是邦也苦雨無窮期矣

唇吻中之節義不盡出于假也間有真者焉刀
鼎中之節義不盡出于甘也間有苦者焉功名
中之富貴如渴飲醇耻辱中之富貴如蛆履糞

故君子不願有節義之名又患無富貴之實
人情有難忘者小惠及人則沾沾德色與其感
且報也有易忘者受人大惠則耻他人知之又
恐是人居功非惟不感不報而且以爲恨也
人有初念正而轉念邪者有初念邪而轉念正
者此危微之關亦命也數也畜生但有初念絕
無轉念其不如人在此勝人亦在此

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薛能詩

也能位歷節鎮以驕恣債軍殺身特庸材耳而
妄議武侯何其無忌憚耶倘當時隆中不出則
鼎足不成備無立錐地權能以蕞爾吳抗操哉
勸進禪位不俟至丕矣武侯蓋有大造于漢者
庸妄之徒萬勿耳食此說

文人持論當有英雄氣飯後鐘碧紗籠乃唐朝
王播故事也傳奇悞移于呂文穆予遽說中已
剖之矣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初立以倖進備

位宰輔、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題揚州惠
昭寺木蘭院詩以志慨、按東坡先生謔之云、山
僧異漂母、但可供一筓、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
訕、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
蓋具眼、夫世俗論事論人、但據末後顯榮薰灼、
併初時狼狽耻辱狀、亦遮拾爲美譚、殊無士氣
予故謂坡老此謔、大有英雄氣、不狃成敗持論
也、以實揣之、鳴鐘會食、則巨剎焉、非托鉢糊口

者比何吝惜此一飯哉播必自取侮而爲關黎所厭苦耳當時非足恭以諂之卽盛氣以凌之如近世惡少年所爲者不然胡不相容至此况微時壁間句已經久遠播旣貴後僧卽泯其迹而避地焉亦無不可顧特加表暴而以碧紗籠之此關黎亦豈常人也哉

弘治十四年禮部侍郎謝鐸上疏謂納粟納馬之例恐開貪墨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

此膝為無乾
訟事而皆
子孫之援例
以傳青湖
子孫之長
長幼子孫也
進士轉相是也

萬一再行則彙倫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鐸此
疏祇為國體惜耳今日事勢又異昔時聽訟者
遇詞狀有一監生視為奇貨百計挾詐或曰當
避嫌也或曰恐招謗也或曰誰肯挑這擔也心
下十分齷齪口內十分狼狽此衣冠中禽獸哉
何啻盜賊因果惡報其子孫當生生世世援例
亦被貪墨詐害

宋人譚詩猶如說夢動輒以理之一字繩之則

詩脉絕矣如李白詩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杜甫詩雨中百草皆爛死韓愈詩花開十丈藕
如船諦思之皆碍于理然不失爲佳句者情在
詞先意在筆先能壓理且奪理也大率詩者以
笑代哭麥秀之歌翔自箕子何必離騷吐驚人
語以駭俗聽哉卽如三百篇中豺虎不食有北
不受載翁其舌西柄之挈等句無倫極矣夫豈
特悖理哉而仲尼弗刪悲其志也志不憤語不

奇志不衰語不異斯詩家三昧非腐儒所知

人身如漏斗茶飯酒肉皆下走人身如債主兒
女妻妾相聚處人身如藥杵津液煎盡委泥沙
祿山之變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王維與焉魏瓘
之變從逆者亦以三等定罪蓋柳○成○徒○也○而求

一王維了不可得嘗試以事勢衡之唐士大夫
處倉卒間偷生愧義猶可原有近世稱功誦德
建生祠拜乾兒者處暇豫間殺人以圖富貴不

今三考定

考乃培等傳

始傳以相然餘

想自若休與

慶池頭故事

不如池為記

烈

沈氏日旦

卷六

三四初集

可貸也

文廟以木主易塑像不自世宗朝始也自洪武始凡郡邑城隍及太學皆毀像爲主載在令甲天順壬午蘇州太守林鶚乘聖像剝落因併從祀諸賢俱易以木主在文莊極言其是迂儒不諳掌故嘉靖間矢口妄爭徐文貞號稱識者亦嘔嘔置喙甚哉時文之塞竅也秀才變爲學究偏不究及于此

順應兩府附郭之縣係輦轂之所故縣令六品
比外邑長吏七品者旡稭示尊顯而甲科反不
屑爲以體統陵夷權勢旁落故予意扶風重地
當于外吏中擇甲科賢者充之兼御史銜不受
制于府以示尊 朝廷之意三年滿考仍轉京
堂其所職掌詞訟不許巡視衙門侵越如此則
小民受福多矣譬直隸知州不屬府轄已奉爲
舊章何獨宛大上江四縣不爾乎若狃于相臨

之例則順應。尹官雖尊，猶是府也。何獨府尹見巡撫偏長揖乎。在此說以待議禮者酌之。

嬪御殉葬夷俗也。國初猶仍胡元遺風。至

英廟始禁革。著爲令。賄宋濂、方正學、解縉等諸臣所潤色何事乎。

本朝守令之設，遠過封建。但州縣小吏有上官彈壓而藩臬大吏漏網偏多，則賢其民賊而仇其民愛。世所以不得太平也。餓眼饞腹，妄准詞。

狀以規贖鍰。如養家活命之符。巧計生情。肆行
牌票。以詐屬吏。猶負蝟食人之虎。至于進表一
節。陰謀隱毒。種種難明。苞苴不入。廉吏左遷。谿
壑既填。墨官高擢。有言官身受其苦者。曾曰二
司官止存堂上一員。削除各道。民困其稍蘇乎。
此論亦快。

三正途筮仕。當從司府守領州縣。佐貳磨練年
餘。然後轉他官。庶不以民事爲筭試耳。納級之

途斷當塞徵聘之途斷當開縱得僞隱士猶愈
于得真賈豎也雖然理財用人豈得岐視惟在
乎天下之正乎

甕頭初香蟻蠓紛起此劉伶畢卓輩酒鬼所化
也蚕蛾滯縱無度此紫玉韓仲輩色鬼所化也
蟋蟀累糞丸此王戎石崇輩財鬼所化也蟋蟀
好鬪此要離項羽輩氣鬼所化也一鬼化爲多
虫多虫各各變化以故酒色財氣四種人今盛

于古永無休歇

詩不碍禪而人有以禪廢詩者是唐士夫皆三寶罪人矣浪仙靈一輩皆當入阿鼻地獄矣看得法門亦隘矣

閩俗端陽節有以初四日爲期而稱觴焉者予固已異之矣及詢閩友鄧道協則云分軍民爲兩日凡隸民籍者于初四隸軍籍者于初五予笑曰民原當四其四民哉軍原當五其五軍哉

但不知匠灶籍屬何時賞節耳予爲定期其在
四五日相接之候亥子時相介之間乎雖然可
四卽可六何必五之是而四六之非乎推而廣
之重陽先一日爲八後一日爲十皆可登高何
必九之是而八十之非乎歲時比之不必穿

人當危急時言卑語遜二世爲閻樂所迫呼近
侍宦者爲公曰公何不早告我項羽爲漢兵所
迫呼騎士爲公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此猶曰生

陸贄
五十九
四十九

死頃刻急不擇音也蔡京奉詔免相何至呼子
攸爲公奸人失位與亡辟失命同其情態可畏
也亦可哀也

亦以爲所哀也

右丞之檄淫牝讀之心酸奉天之詔悍將聞之
涕隕皆天下之至文也文而寬浮不切則譚子
所云嬰兒詈不令人怒媒妁譽不令人喜者近
是以故彈章薦剡不足爲輕重榮辱而士氣不
光士節不振也惟天下之文人能罵人能騙人

沈氏日旦

卷六

辛未初集

惟天下之奸人能知其罵與騙而謔浪承之若
爲不知也者、

蜚廉善走、以力事紂、武王伐紂、時蜚廉在北方、
爲紂作石槨、還無所報命、爲壇霍太山報紂、已
得石槨、遂死之、而葬于其所、與樂布奏事越頭
下同、按蜚廉至非子、凡七世、由是觀之、則秦之
公忠當襲公未生而已然矣、此載史記必有所
本、而譙周狙孟氏驅戮海隅之說、疑無此事、不

知蜚廉雖勇敵萬夫有鷹揚之尚父在何必遠
逐始克戮之祇欲甚紂之惡爲武王地故掩其
美此意學究皆然不但譙周也

窮措大謂漢王不惜千金行反間嘖嘖稱羨按
史記陳丞相世家蓋出黃金四萬斤也間楚相
亞夫間楚將鍾離昧悉藉此金事前恣所爲事
後置不問沐猴已就檻矣天下事勢有所窮智
有所困力有所窘非財不通後世忌功者以錢

穀。誣。才。臣。忌。品。者。以。篋。篋。汗。廉。吏。皆。寒。陋。之。小。人。也。

實陋人具特類也

萬曆癸丑廷對有楚人周姓者卷已進呈而誤
寫烽火爲鋒火遂落名于後葉太傅對予言此
係敝門生今提督閩學者卽是士流因舉伏獵
侍郎與烽火提學相對又云周公之過非所以
爲訓也此公名之訓故云

秀才小試高等所係甚重孤詣獨學便于求友

不忘饒位
而久宗

其次貧者便覓館穀富者便禦外侮近世場屋
取士頗亂予親見有寫別字而中式者况世風
惡薄報怨者多報德者少提學官防子孫受禍
卽不做亦得

浙中學臣自萬曆壬午至今四十八載其最具
慧目能得士者晉江蘇子溪濬第一豫章陳赤
石大綬第二最盲最顛倒者長州伍容庵表萃
第一天道昭昭伍公歸田而雙目頓瞽崇禎二

是年忽失
偏者影讀
本和刻作
降者亦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十一 初集

年六月初九日燈下識

漢武以衛青尚平陽公主光武欲以宋弘尚胡陽公主而未諧其時二主皆寡居古帝王家法寬恕再醮非所諱也

盼宜嚴嵩當國時白下有脫巾之變射死司農黃亞卿朝廷置不問其子世蕃號東樓者寔爲此謀曰但罪死者則生者可無處分而軍心安矣然如國法何且漸不可長東樓腰斬罪案此

其一云戊辰六月十五日許水部招飲偶一貲
郎談及往事稔服東樓應變之權予戲云此說
可以通用假令闔庠諸生殺了師長只說此師
罪原當殺而士心安矣闔城百姓殺了官長只
說此官罪原當殺而民心安矣如師長官長止
于被毆被罵其士民量給賞賚則持刃弑上者
雖不沾賞亦無怨矣貲郎聞之默然

祖父居官時樹德樹怨處自心業已相忘子孫

以舊日子民之誼奢望于人，不遠千里乞憐求，助或抽豐或索札，是人脩怨無由，厚者逐回薄者如肉投虎口，無得免者，諺所謂芥子落針孔也。有一直指之子爲諸虛父歿，出遊于一吳姓兵憲，意有厚贈，不料乃父仇也，坐以夾帶私鹽，痛笞四十，枷號遣戍，死于途。

田齊世家：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又和卒，子桓公午立，則是小白之後，復有兩桓公也。

或問六道中人與畜生何至相埒予曰人者靈蠢之總途也佛仙形體不殊于人妖魔精怪塗飾爲人畜生中有蜂蟻烏鴈等絕勝于人人中有亂賊奸兇等反不如畜生雖欲岐高下得乎或曰子以最優之異類衡最劣之同類是杯水車薪之喻也試平等言之予曰貪嗔痴三字人與畜生皆備姪殺盜三字人全有之而畜生但有姪殺絕無盜也酒色財氣四字人全有之而

畜生但有色氣絕無酒財也卽舉食之一節較
屠宰割剝其毒與豺虎鷹鷂無異持齋者自謂
慈善然牛羊猪馬鵝五畜何嘗茹葷噉腥乎人
生時受用遠過于畜生畜生死時苦楚遠過于
人此輪迴報應使然而其道一也道猶路然人
與畜生所由之路皆當墮落又各各肖似也雖
然人中有畜生焉不好名而瀆倫者是。人中有
餓鬼焉不惜羞耻而饕餮人飲食者是。人中有

侑羅焉恃剛用罔健訟植黨者是人中有神焉
秉英氣而輕生嗜殺者是人中有天焉藏慈心
而好生惡殺者是六道惟人介可上可下間予
故曰靈蠢之總途也所謂惟危者此也

色損人者也食益人者也太宰何曾僕射蕭巨
源俱有食單謝諷有食經段文昌丞相有食經
五十卷孟蜀有食典一百卷人知何曾日食萬
錢其子劬更甚日食二萬錢有日食五萬錢者

沈氏日旦

卷六

聖初集

爲杜棕。日食三萬錢者爲和嶠。元載姦相所用
食器三千椀。李文饒賢相一杯羨費錢二萬。不
太侈乎。此不過浪得豪舉名以實計之用錢一
萬。乾沒其半。祇五千耳。用錢一千。主人所填腹
者。未必盈百家。僮門客千百成群。尚有嗷嗷待
哺。不獲沾餒餘者。以戕物命。則銷福損德。誰當
其業。不太愚乎。予鄉萬曆間。有賈秀才。田布衣
五。六人。終日聚飲。掣籤而食。六畜烹調。炮炙法

種種異竟以是廢家此雖瑣尾不足道然吾欲
以食箠二字維響昔人食單食經食典亦夜郎
敵漢意歟顧先朝人卿相而賈田士民處勢迥
異胃濫焉可也

商正變種子有去聲

不種而生除之復蔓者草不育而生薰之彌橫
者鼠皆天之好生也小人猶是耳世間有無草
之地乎有無鼠之室乎有無小人之國乎殺草
者莫如霜而胡地有青塚之異捕鼠者莫如猫

而唐時有同乳之奏况欲以君子去小人而爲人主者偏左袒君子無有是處

李夢陽獻吉幾爲劉瑾所斃獄中急書片紙出德涵救我康海疾馳見瑾閹者不報然康巍科負物望瑾鄉人也聞之卽延入飲危詞動之引高力士容李白事以悅瑾遂得赦瑾敗而康坐黨逆削籍竟不知康前後與瑾絕不比周祇救獻吉一事與之交涉義俠處翻成罪案殊可哀

也伶人演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清議薄之魏
闕時朝紳坐視同年之枉死父母公祖之冤斃
而莫救豈以康德涵爲殷鑒耶

嘉靖間負戰功而冤死者曰張經經不知何處
人何科進士按葉福清日本考經以嘉靖三十
三年總督兩浙先是經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
廣兵以禦倭未集而少司空趙文華以禱海至
趙素媚奸輔得高位因狎侮經經不稍貶趙屢

促出師。經謂兵機秘密。又不告以戰期。趙遂勃
經養寇。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
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又破
賊。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
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斬西市。嗟夫。予嘗謂
忠臣功臣。為奸臣所陷者。轉世必為亂賊。今張
經安在哉。楊鏞。王化貞。二者必居一于此矣。伯
有作祟。思以慰之。非錄張經之後。而贈謚焉。怨

氣未易銷也。

范應期嘉靖乙丑科鼎元也萬曆甲戌科范分校南宮鼎元孫維臯總督馬鳴鑾皆出其門范歿後其子貧困孫見居亞卿之職致書于馬懇其念舊垂矜蓋以座師子叮嚀同門友宜無不用情者顧密諭將領不許浼范居間僅贈白金叁拾兩促歸答孫牘硜硜小人不能大有所助也此事范公子親語我者 昭代人心風俗以

薄爲道有刺薄者反群起非之故友誼益衰夫
自孝標廣絕交論出而倒漑臭名流播千古此
所關于世教不小予能默乎且願爲佳公子者
閉戶耕讀勿以泉下朽骨觸人冷面可也。

世間贗造古銅古畫及僞托地仙活幾百歲者
俱以年月官秩不協自露破綻爲有識者所笑
乃知讀書博學不受誑于無賴免失青蚨亦作
家者所急也。

儒者以封禪求神僊爲人主莫大之慝然皆小
過也朝廷舉動貽累百姓者纖悉皆有所碍如
媚臣獻瑞改元猶無大害惟築阿房幸江都征
高麗等事傷財隕命毒痛盡民受之故就宋氏
論天書花石綱霄壤矣王旦童貫品亦懸絕
裴休相公法門中推龍象焉死作于闐國王說
者曰此業報非福報也謂已見黃蘗圭峰旣談
般若不當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予謂不然

休于法門窺其三昧而非真欲成佛作祖者也
富貴之疾已入膏肓其幸而不墮落者三寶力
也。牛後轉作雞口業耶福耶古有碎帝賜龍腦
鉢者謂當以瓦噐食壞色衣水懺袁晁之仇因
沉香寶座而洩則休也免墮泥犁坑塹是卽福
矣

壽夢之欲立季札爲其賢也諸樊始而讓札旣
而傳弟餘祭餘昧以次及札曲成父志則諸樊

未見其不賢也。壽夢何故欲廢之。死不序齒諸
樊餘祭餘昧相繼蚤卒天也。人何能爲三君中
有一長年者。則札之讓節不著。而吳之篡弑不
成。史記吳越春秋俱以王僚爲餘昧子。公羊傳
則以王僚爲壽夢庶子。二說所矛盾。昭穆之序
總不當立。使公子光得爲口實也。晉事頗類吳。
重耳在外。則夷吾且不當立。况子圉乎。子圉王
僚之被禍。皆自作孽。不足憫也。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謂匪彝弗類雖有如無也
蓋憂其爲亂而波及于已非憂其將死也此等
兄弟惟幸其死豈反以是爲憂乎商聞之矣只
泛說若泥定聞諸孔子豈聖訓洋洋及門之士
獨商聞而牛不聞乎四海兄弟商欲以朋友之
一倫補兄弟之缺立論甚廣先儒評商規模狹
隘恐未必然

有司之胥曰書手下僚武弁之胥曰識字夫書

手猶易充也。識字之名豈易當也哉。卽楊子雲恐未必無忝其所問奇之人之胷中可測究也。東坡有言太白迺自招不識字豈意今日識字滿天壤耶。

詩不用故事惟三百篇爲然。漢魏六朝卽不免矣。况唐人乎。然三百篇所以不用故事者四言四句祇十六字耳。詩不拘沈約韻惟晉以前爲然。唐人卽不免矣。况後世乎。然晉以前所以不

拘沈約韻者、韻家雜出而約未生耳、今人未能
爲三百篇之詩而但云不當用故事是未嘗辟
穀先求羽化也、躡等甚矣未能爲晉以前之詩
而但云不當拘沈約韻是三家村人本無巾帽
可戴自托于科頭也大言甚矣此說初自公安
效尤于竟陵而山人無識無學者因藉口以藏
拙、有臉皮男子不當拾其唾餘

張禹孔光杜欽谷永皆以經術顯者應變陳言

並黨王氏其所由來者漸矣譬諸狗焉見主人時少而豪奴日投以骨搖尾擺首迎之見主輒吠且嗾矣夫富貴爵祿亦人主之骨也而假手權姦使其示恩于衆狗以自取夫吠且嗾甚矣成帝之昏也世間真豪傑絕少真姦佞亦少假令成帝稍稍足恃則日食地震等災異張孔杜谷輩未必不直言以邀主眷且博一擊邪之名也不得已而絕望于人主乞憐于私門明知天

下後世唾罵而不暇顧焉以苟竊一時之富貴
爵祿是諸臣之不能安貧所致亦其所遭際使
然也故夫居恒犖犖口談名節而不能安貧者
末路皆不可知不可保者也嘗試衡之薦賢于
公室者第一流人物也蔽賢次之最下則收入
私門此王氏篡漢之漸哉

沈氏日日初集卷六畢